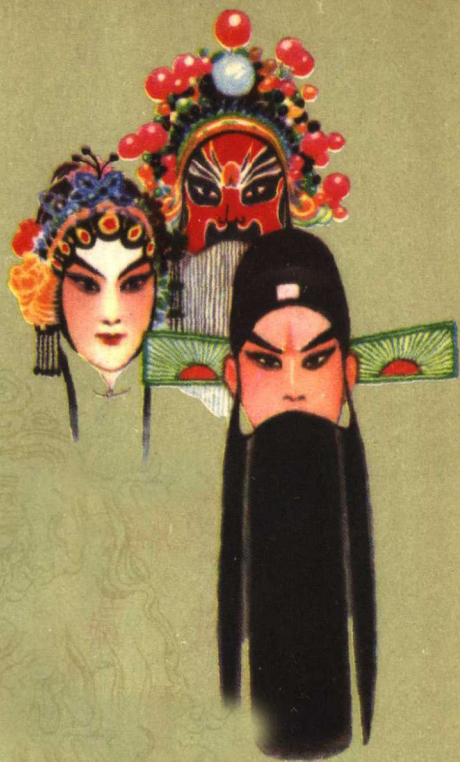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國戲曲故事

第二輯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中国戏曲故事

第二辑

古曲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石家庄



封面设计：辛鹤江

书名题字：张庚

中国戏曲故事

第二辑

古 曲

责任编辑：王吉祥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8 3/4 印张 147,000字 印数：1—35,000 1981年3月第1版
1981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R 10086·543 定价：0.65 元

目 录

西 厢 记	(1)
鲁 斋 郎	(48)
救 风 尘	(74)
拜 月 记	(99)
灰 阑 记	(118)
合 汗 衫	(145)
双 献 功	(174)
郁 轮 袍	(195)
桃花人面	(223)
红 线 女	(241)
中 山 狼	(258)

西 厢 记 *

—

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一带，在唐朝时候叫河中府。这里山青水秀，风光明媚，物产丰富，是从京城长安经黄河风陵渡东去晋、冀的交通要道。因而，官宦商贾（读 gǔ 古），络绎不绝，十分繁华。

河中府内有座著名的普救寺，是唐朝则天皇后的香火寺院，寺里的长老法本，是相国崔珏（jué）的剃度和尚。胜刹名僧吸引了不少僧俗远来朝拜，香火终年不断，非常兴旺。

这一日，法本长老正盘膝打坐，忽然法聪和尚走来禀报说，崔相国夫人车马人等来到，法本连忙出寺迎接。只见崔老夫人郑氏一身缟（gǎo）素，眼泪汪汪，后面跟随着女儿和一个小厮一个丫环，悲悲切切朝寺里走来。法本上前见礼已毕，引老夫人到方丈坐下，老夫人道：

* 本篇系根据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杂剧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改写。

“長老啊，夫君崔相國不幸去世，老身奉旨扶靈回原籍博陵（即現在河北省定縣）安葬。博陵離此很遠，又聽說沿途時有兵匪作亂，我只帶獨生女兒鶯鶯和小廝歡郎、丫環紅娘四個人兒，何日能到？只得先將靈柩寄放在貴寺，待我娘家侄兒鄭恒趕來，再一同前往，不知長老意下如何？”

法本聽罷，欣然答應，當即安排老夫人等在寺內西廂下一處幽靜房舍住下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普救寺來了個書生，此人姓張名珙（gǒu）字君瑞，祖居西洛，是本朝禮部尚書的兒子。早幾年父母雙亡。這次他赴京趕考，特地繞道河中府，看望同窗好友杜確。不料那杜確已做蒲關守將，號稱白馬將軍。張生尋友不遇，聽店家說有一名剝普救寺，頓起游興。他便讓琴童在店里看守行囊，自個兒飛馬揚鞭奔普救寺而來。

眼下正是初夏時節，滿目蒼翠，一派生機。張生催馬疾馳，穿桃林，過柳溪，不一會兒來到普救寺前。法聰迎出山門，見張生是個官宦子弟，不敢怠慢，便請他到方丈用茶，並告訴張生，長老外出未歸，他可以當導觀賞寺院，朝拜諸佛。

法聰領着張生在寺內瞻仰佛殿、鐘樓、塔院、經房，二人邊走邊談。轉過迴廊，忽然傳來女子的輕聲細語，又聽到耳環手鐲的叮叮響聲，張生定睛看時，竹

影里闪出两个天仙般的女子，一个小姐模样，一个丫环装束，正缓步向正殿走去。只见那小姐一身素服，粉面桃腮，樱桃小口，身姿轻盈，虽然愁眉紧锁，却掩不住千娇万媚。张生从未见过这般美貌的女子，差一点惊叫起来，他自言自语道：“是小生眼花，还是观世音菩萨现身？”

法聪忍不住笑起来。便将崔老夫人母女扶柩归葬，暂住普救寺之事说给张生。谁知那张生听得这般说，好象勾起什么心事似的，只是不住地叹息。停了片刻又对法聪道：

“小生此番赴京考试，本应爱惜光阴，温读经史，无奈小店冗杂，实多不便，敢烦通禀长老，借住宝刹一间房舍，既可读书，又可向长老请教，时日不长，房金从厚，不知小长老意下如何？”

那法聪见张生十分诚恳，答应等长老回来禀报。张生一再感谢，然后打马回小店去了。

二

再说那崔老夫人，来到普救寺以后，每日烧香念佛，祭奠亡夫。这天，崔老夫人唤红娘催法本长老为亡夫作道场。红娘刚进了长老方丈，就见长老正同一位书生说话。那位书生风流俊逸，举止大方，要向长

老借房舍读书。‘长老很痛快地答应道：

“既然张公子想在小寺住下温读经史，房舍还是有的。”

说罢，便唤法聪给张生选间房子，安排住下。红娘这时才拜见了长老，传达了老夫人的意思。

法本长老对红娘说：“请回禀老夫人，就说二十五日是好日子，可与老相国作道场，一切应用之物，已经准备齐全了。”

红娘听了有点不放心，便道：“能不能让我随同长老到佛殿看看，回禀老夫人时也好说得明白一些。”

“好啊！”长老说着，就要领红娘去佛殿。

张生见此情景道：“小生现在无事，可否也去开开眼界？”

法本点头同意，三人便直奔佛殿而来。红娘一边看，一边问这问那。张生总想跟红娘搭个话，可红娘正眼也不看他一眼。看过大殿，红娘见一应准备果然齐全，连声道谢。长老说：“这都是莺莺小姐一片孝心，要单摆道场，在佛殿大祭。”不料张生听了这话，突然放声大哭起来，伤感地说：

“崔家小姐虽说是个女子，对父恩却这般至诚；可叹我堂堂须眉在外飘零数年，父母双亡，竟没有一个机会祭奠，真是惭愧得很，痛心得很呀！乞请长老以慈悲为本，也让小生略备香纸斋供，追荐父母亡灵。

即便老夫人知道，俺也是诚心尽孝，想必能得到容许，还望长老成全我这份孝心才是。”

长老见张生一片至诚，便一口答应下来。等长老因故离开佛殿，张生便凑到红娘跟前深深一躬，问道：

“小娘子莫非就是莺莺小姐跟前的红娘姐吗？”

红娘勉强还了一礼，淡淡地答道：

“我正是红娘，不敢当先生动问。”

张生说：“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，本贯西洛人氏，今年二十三岁，正月十七日子时生人，尚未娶妻……”

红娘听到这里，脸一红，打断他的话说：

“这可怪了，谁问你这些来？！”

张生见红娘扭过脸去生了气，便搭讪（dā shàn）道：

“红娘姐，你家小姐经常出来吗？”

这一问不要紧，可把个红娘问恼了，只见她气得脸儿红了白，白了又红，半晌才说：

“先生是个读书人，怎么读书不知礼，越说越不象话了！老夫人家教甚严，小姐从不抛头露面。昨天小姐到佛殿观光，老夫人听说以后，大发雷霆，罚小姐在庭院受责，说是怕外人看见有失闺训。”张生听了直吐舌头，只听红娘又道：“这些事与你无关，少来盘问，若被老夫人知道，决不与你甘休！”红娘说罢，便抽身回房去了。

张生闹了一场没趣，只好回到自己住房，温习功课。

红娘将作道场的事，回禀了老夫人，便往莺莺小姐住处来。她见小姐正在看书，便说：“长老说了，二十五日请老夫人和小姐前去拈香。”

莺莺连头也不抬，只是应了一声。红娘看着小姐，不由想起张生那神魂颠倒的傻劲儿，不觉扑哧笑出声来。莺莺抬头不解地问：

“傻丫头，你自个儿笑个什么？”

红娘见小姐问，笑得更欢了，便学着张生的样儿，走到莺莺跟前，深深一躬到地：“小娘子莫非就是莺莺小姐跟前的红娘姐吗？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，本贯西洛人氏，正月十七日子时生人，尚未娶妻呢！……”

莺莺不解其意，笑骂道：“你今天中了疯魔了，胡说些什么？”

红娘这才将张生向她打听什么以及她怎样教训张生的事，向小姐讲了一遍。

莺莺听罢，不觉脸红心跳，她想起昨天在佛殿见过的那位书生。那书生对她脉脉含情，看上去颇为文雅俊俏，似乎不是个品行不端的人。她沉思了一下，问红娘将此事禀告给老夫人没有，红娘以为小姐怪她不曾将此事向老夫人回禀，转身要去找老夫人，却被莺莺叫住，道：

“红娘，这么去说，老夫人会生气的。既然你已经开导了他，就不必再对别人提起此事了。眼看天色已晚，快快安排香案，到花园里烧香去吧。”

于是，红娘准备好香案，扶着莺莺，穿过角门往花园走去。

恰在这时，张生也来到花园墙外赏月散心，他听得角门响，又见小姐和红娘进了花园，便躲到墙角太湖石后偷看。月白风清，夜深人静，张生看得真切，听得分明，只见莺莺一边焚香，一边轻轻祷告：一柱香愿先父早入天界，二柱香愿堂上老母平安，焚三柱香时，只见她樱桃口儿微动，却听不得一点声音，红娘在一旁插腔：“这三柱香愿小姐早寻一个如意郎君。”莺莺似嗔似羞轻轻推了红娘一把，什么也没言语，只是扶案长叹了一声。

张生见此，对小姐真是又爱又怜。他想：我何不吟诗一首，倾诉衷肠，以表爱慕之情？于是他转到一处高坡，对着花园吟道：

月色溶溶夜，
花阴寂寂春；
如何临皓魄，
不见月中人？

莺莺听得真切，料到是张生，却故意问红娘是谁

在墙外吟诗，红娘答道：“准是那个呆书生。”

莺莺沉思了一下，似有所感地说：“好清新的诗句呀，我何不照他的原韵也和一首？”于是便吟道：

兰闺久寂寞，
无事度芳春；
料得行吟者，
应怜长叹人。

那张生听到小姐吟诗，喜出望外，挪动脚步想到园中与莺莺相见，谁知莺莺这时却唤红娘回房去了。

夜深了，张生回到住处，对着孤灯，倚着帟屏，如醉如痴地喃喃道：“灯儿又不明，梦儿又不成，怨不能，恨不成，坐不安，睡不宁。”

转眼到了二十五日，普救寺香烟缭绕，念佛声声。长老命法聪去请崔老夫人和莺莺小姐前来拈香。那张君瑞却未请先到了。法本长老嘱咐张生说：“如崔老夫人问起时，你就说是我的亲戚，是来给父母烧香的。”张生连连点头。

月儿高挂树梢，佛殿里透出缕缕香烟，法鼓、金铎似雷声响动，钟声和念佛声交织在一起。老夫人和小姐来了，欢郎和红娘紧紧跟随。张生细看那莺莺，柳

眉桃腮，轻盈盈的身姿，越发显得娇艳。

这时，法本向前对老夫人说道：“老僧有一亲戚，是个秀才，父母双亡，央我带一份斋供追荐父母，老僧应允了，不知老夫人是否责怪？”

老夫人说：“长老的亲戚，不是外人，请过来相见。”

张生忙过来拜见，莺莺忍不住偷看那张生，见他英俊年少，举止大方，想起他吟的诗，真是满腹锦绣，早生了爱慕之情。

张生在一旁烧了纸香，也一个劲儿地偷看莺莺。红娘早把小姐和张生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，她怕引起众僧的注意，连忙对老夫人说：“天不早了，该回房去了。”老夫人点点头，便带着莺莺等走了。张生望着莺莺走去，若有所失，他哪里还有心思焚纸烧香，嘴里不住自言自语道：“有心争似无心好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……”

三

崔老夫人和莺莺小姐扶灵来到普救寺的消息，很快地传遍了河中府。镇守河中府的主将名叫丁文雅，他部下有个军官叫孙飞虎，驻守河桥。听说崔莺莺十分美丽，便生下歹心，他带着五千人马，把普救寺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口口声声要娶莺莺为妻。这犹如晴天霹

雳，把普救寺的僧俗众人吓呆了。老夫人和莺莺更是提心吊胆，母女俩只是抱头痛哭。

正在满寺慌乱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孙飞虎又派人到寺门口大嚷大叫：“寺里所有人等听着，限你们速速将莺莺小姐献出来，与俺孙飞虎将军成亲。如果迟延不献，寺院就要烧毁，寺内不论僧俗，统统杀个鸡犬不留。”

老夫人听得清清楚楚，忧心如焚地对莺莺道：“孙贼要你做夫人，这可怎么好啊？”

莺莺早已多半魂儿离了壳，哭道：“儿想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这是活活欺负咱孤儿寡母无处投奔。”

老夫人心想，自己年已六旬，死了不算短寿，可是女儿正当青春，又未婚配，遭此大难如何是好？在这生死关头，也只有两个选择了：一是死节，死不受辱；二是看寺内僧俗有无能人解危救难，宁可将女儿许身救难之人，也不从孙飞虎。老夫人打定主意，忙叫长老把全寺僧俗集合起来，传话说：凡有能退贼者，老夫人愿将莺莺许他为妻。

全寺僧俗听了传话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没有良策。就在这燃眉之时，只见张君瑞合掌走出人群，声音宏亮地说道：“我有退贼之计！”

老夫人又惊又喜，忙请张生近前答话。张生拜见老夫人后便问刚才长老所传老夫人旨意是否当真？老

夫人说：“这岂能有假！凡退得贼兵，解救此难者，就将莺莺许他为妻。”

张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请老夫人进房去，听我的退兵之策。”

老夫人命莺莺红娘暂且回房去，她要亲自同张生商谈退兵之计。那莺莺听说张生有退贼之计，泪眼脉脉含情地望着张生，看得出她是多么期待张生能解救自己呀！红娘拉了莺莺一把，催她回房，莺莺又望了张生一眼，对红娘道：“难得竟是他来救我们！”

等莺莺和红娘一走，老夫人便近前对张生说：“请张先生快把退贼之计讲明。”

张生道：“请长老选一名勇敢和尚，去与贼将说明，老夫人本想将小姐献出，只因莺莺小姐有父丧在身，请将军把兵马退回一箭地之外，等三天祭奠先父亡灵期满，脱了孝服，换上红装，送去与将军成亲。若是答应，万事皆休；若不答应，小姐情愿一死，那时将军可要空手而归了。”

老夫人听了连连点头，然后又问：“那以后怎么办呢？”

张生说：“先把这一步办妥，以后我自有办法。”

法本听说，马上亲自跑到寺院大门高喊起来：“请外边的带兵将军答话。”

那孙飞虎正等得不耐烦，听有人喊，立即纵马来

到寺前，大声叫道：“快把莺莺小姐送出来，不然我就要杀进去了。”

法本道：“将军息怒。老僧奉崔相国夫人旨意，有话讲给将军听。”于是便一五一十将张生讲的那些话，说给了孙飞虎。孙飞虎一想，等三日就等三日，反正莺莺跑不了；不然小姐一死，可就没意思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对法本说：“看在老夫人面上，我便等三日。如果三日后还不送出小姐，就叫全寺人人皆死，个个不存。请长老把这话说给老夫人，可不许变卦！”说罢，率领贼兵退出一里开外去了。

长老回禀了老夫人和张生，便请张生讲出解围之计。张生说他有一同窗好友，姓杜名确，号称白马将军，现在统领十万大军镇守蒲关。离此不过四五十里，只要给他送一书信，即可兴兵前来，孙贼便可就擒。老夫人和法本都很高兴，可是叫谁去送信呢？老夫人和张生都看着法本，法本说，惠明和尚平时不好念佛诵经，专好使枪弄棒，这差使只有他去。

惠明乃是一个急公好义的和尚，听长老说让他去送信，便一口答应。惠明藏好书信，带上一把大刀一溜风似地跨出寺门。他路过贼兵营盘，贼兵喝道：“哪里来的和尚，快快退回去，不许闯我们兵营！”

惠明哪管这些，抡起大刀，闯出重围，直奔蒲关。杜确听说有一和尚投书，便传他进帐。惠明进帐急忙

呈上张生书信。那杜确看罢书信，问道：“孙飞虎有多少人马围寺？”惠明道：“号称五千。”

杜确怒道：“这帮贼兵，竟敢如此猖狂！同窗相托，怎能推诿！”说罢，便传令发兵。

杜确将军点齐五千人马，直奔普救寺解围。孙飞虎哪里是杜确对手！刚一交手，就被杜确生擒。贼兵见失去首领，乱成一团，溃不成军。

四

白马将军鸣金收兵，把队伍安扎在普救寺外，自己只带一个随从到寺里来见张君瑞。这时全寺僧俗齐集寺前欢迎。张生感激杜确大兵来到，解危救难。杜确说他有失防备，至使全寺僧俗受惊。张生拉着杜确向老夫人见礼，老夫人忙令人摆酒，与杜确接风。酒席间，张生把寻友不遇，暂借普救寺读书，孙飞虎围寺逼婚，老夫人声言有计退得贼兵者，将莺莺小姐许配为妻的经过说了一番。说到此处，张生再次向杜确致谢，感谢他既救众于水火，又成全了他与莺莺的婚事。

杜确听罢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还有这等美事，可喜可贺！”转身对老夫人道，“老夫人亲口许亲，这真是君子配淑女，千里姻缘一线相牵。我本应留下祝贺贤弟、小姐花烛之喜，只是寺外还有五千兵马，不便久